

摸藕

工商史话
—王汉琪

2024年11月7日,自上海往常州的高铁上,我读到了武进融媒体中心的一篇文章,《冬天的这一口鲜》。这篇文章里,提到武进南夏墅塘洋村莲藕正好上市,销往湖塘、南夏墅的菜市场。文章提到的地名我熟悉,农活和收获的莲藕,我也熟悉。只是我不知道,武进到了深秋,还有新莲藕上市。

我少年时的记忆,故乡都是盛夏早中秋时摸藕,藕身上包裹着淤泥,可以放很久。过去社会不开放、经济不发达时,前黄一路的食用莲藕,一般要种河塘浅处,要么种在低地里,规模都很少,多属于一种贴补家用的副业。汉乐府诗《江南》“莲叶何田田”里,应该就是种在河里的。分田到户后,我家分到一块不大的低秧田,一年两季经济作物,一季藕,一季春芹,摸完藕下芹菜种,卖完芹菜种藕。藕这玩意长得快,农历春三月卖完春芹,种藕,到盛夏即可以挖藕了。

藕种的时候省事省力,种下后放上水,基本不用管,就看着秧田里的藕种,长出新绿,逐渐伸张展开,从水面上的稀稀拉拉到挺立的密密麻麻,最后不弯腰低头,完全看不到水面。一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不过,低地里种藕的,过去都不养鱼。夏日,这一片重重叠叠的绿叶中,会长出花骨朵,最后绽开白色或粉红色荷花。收莲藕的荷塘,与景观荷塘不同,荷花不多。唯一要管的,就是不让顽童下去踩踏,当然在防止采荷花莲蓬偷藕上,也得费心。

我上中学时学过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但即使月夜过荷塘,我却从未有过朱先生那种浪漫的遐想。毕竟,荷塘于我们,托寄的不是抒情,而是油盐酱醋茶和我们兄弟的学杂费。若非为此,干嘛种莲藕。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家里种了藕,与藕相关的活,自然从小就得干。摸藕洗藕,就成了夏天我们必须帮家里干的活。

最初我们兄弟的活,就是将祖父和父亲摸出的藕,在河边洗干净。看祖父和父亲摸藕多了,我跃跃欲试,也想下藕田摸藕了。记得我是在1984年那个暑假,开始下藕田摸藕的。读文科班后,父亲觉得我还有读大学的可能,不再带我出去摸甲鱼。毕竟泡河里,容易出事。于是,那年夏天,我第一次下了藕田摸藕。

低地藕田里的藕,一般人难偷到,因为摸藕其实也是技术活,没摸过藕的人,很难很快找到藕。我刚下藕田摸藕,不懂门道,喜欢顺着大叶子大茎秆往下摸,以为只有大藕才会有大叶子粗茎秆,其实都是徒劳的。莲藕的长势,正好跟少年的想象相反。后来父亲指点,才明白,大叶子粗茎秆下面,是不会有藕的,荷叶茎秆长得密的地方,藕少且小。藕通常在两处最容易摸到,一是荷花莲蓬向前,长得稍微稀拉的小荷叶或者不大不小的嫩荷叶处,多有大藕主枝;二是那种直挺挺像新叶的小叶芽下,也都有藕,多为产枝。顺这两处摸,都可以摸到藕。多年以后,我在圆明园废墟附近当年还有的藕田里,曾指着荷田跟朋友嚼舌说:“要是能下去摸藕,你们十分钟都能碰到藕,我一两分钟就可以摸出一枝藕来,而且保证完整。”无他,如卖油翁所言,唯手熟耳。

其实,刚学会摸藕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把藕弄断,弄断的藕就不值钱了。张八月半人家,都要取完整的大藕,带产枝的更贵。所以,摸藕得有万分耐心,还得有技巧,摸到藕身后,要小心翼翼地顺着它的走势摸清长度,然后再慢慢清理它周边淤泥,将整枝藕完整托出水面。因为这种小心,所以我看到电视里那些挖藕人用工具挖时,总有些担心弄断藕。还是我们摸藕更容易保持其完整。

我没在河里摸过莲藕。父亲说,种河里的藕,摸起来要比地里的容易得多,泥少根浅,摸到藕身,一拖就能拖出一枝来。

种藕简单,摸藕却是辛苦活。种藕之前,藕地虽然经过整理,但乡下难免会有顽童路过,往地里扔些骨头瓦砾,这些东西不仅容易戳脚,摸藕时主要靠手指,也会戳伤手指。夏天摸藕时,藕地里可能也会有蚂蟥一类。藕地里多淤泥污水,溅在衣服上不易洗,所以我们多光着脊梁,只穿一条当年农村既当内裤也外穿的四角短裤下地摸藕。刚开始时背上晒得烧灼脱皮,晒多了,转黑。当然,摸完一季藕下来,摸藕人的手指通常是非常难看的,指甲全部是黑色的,手指尖也是泛黑灰的,这种被淤泥污水色素浸染的地方,怎么打肥皂都洗不掉,得差不多一个月后才能洗掉。

没摸过藕的人,永远不知其中之苦。

1985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刚将背心扔在藕叶上下地摸藕,就听我堂婶喊我。她带着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秋良和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蒋卫兵,来到我家藕地,陈、蒋两位同学上学后还要外语加试口试,正在前黄中学强化口语训练,他们奉时任前黄中学副校长蒋兆生先生之命,要我去给前黄中学86级文科班的同学分享高考经验。我不愿去,觉得自己没啥可讲的,但陈、蒋二位在地头催促,我只好上岸,在边上的河里洗了手抹了脚,套上背心,将摸到的藕放家里,光着脚、穿着短裤背心就被他们的自行车驮到了前黄中学。刚进学校,正好遇见蒋校长,他倒没批评我邋遢样,他批评我刚考上大学,就请不来了,忘本了,把我吓得够呛。几十年后蒋校长还笑着跟我回忆这个场景。

我被拉到86级文科班,直接被搬到了讲台位置,就这样给86级的同学胡诌了一会儿,形象远比《决裂》里要上讲台为农民不堪得多,至少人家穿得端正干净。中午在食堂跟86级的同学一起吃饭,86级文科班后来在前黄中学当老师的赵新伟跟我说:“朱学东,你格贼赤佬,肩膀上的烂泥都没洗掉。”多年以后一个中秋夜,北京前黄中学一群校友在常州宾馆聚餐,86级文科班的刘东金回忆起当年我摸藕后去介绍经验的形象,说他们班同学讨论我:“朱学东这样的土包子都能考上人民大学,我们也能。”刘东金确实上了人民大学。我后来就以此为内容,写过一篇《土包子励志记》。这也算是我的摸藕生涯的一个副产品。

1985年8月摸藕手上染的黑,到9月我到北京时,尚未完全消失,总担心别人看到觉得我不爱干净。我考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摸过藕了。多年以后,父亲将这块藕地芹菜地转租给了村里人,也就不再种藕种芹菜了。

李白有一首《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中的“兰陵”是指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镇上有一家最大的酒厂“兰陵美酒厂”。

我有幸去过兰陵美酒厂,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我在常州市酒厂工作。我记得1992年8月接到国家轻工部食品司通知,将在11月份召开第十六届全国黄酒技术协作会议。9月初,轻工部食品司派有人在省市食品办人员的陪同下,来厂里对我们生产的“古运河”牌黄酒进行抽样。11月份接到正式通知:会议定于11月21日在山东省兰陵美酒厂召开。

我和技术科长沈建华于11月20日乘长途客车前往山东临沂市,下午办理了报到手续。据会务组工作人员介绍,兰陵县始建于春秋时期,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山东省最早设立的县之一。传说兰陵遍地生长兰草,开花季节兰花飘香,“兰”为圣王之香,“陵”为高地,有圣地之意,所以取名“兰陵”。荀子曾两次出任兰陵县令,并在兰陵居住20多年,在任时鼓励发展农耕,兴修水利,退后开坛讲学,著书立说,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

常州在历史上曾经称“兰陵”长达300多年。据史书记载,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不断,大量北方居民南迁,山东兰陵县的居民移居常州地区,东晋大兴元年(318),在武进县侨置兰陵县,并设立南兰陵郡;南朝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将武进县更名为兰陵县,为了区分山东的兰陵,曾改名为南兰陵郡。常州现在还保留有兰陵路、兰陵桥、兰陵大厦、兰陵菜场,以前还有兰陵影剧院等名称,现在新北区孟河镇的南兰陵村还保留着南兰陵古迹遗址。

11月21日8时,与会代表集体乘车前往兰陵美酒厂,一下汽车我们便被高大雄伟的古典式门楼吸引住了。高高的门楼飞檐翘角,古朴素目,红旗招展,门楼两旁的竖式匾额上写着“兰陵美酒、中华独秀”8个大字。会议代表在此合影留念,这张保存了30多年的照片见证着我

下班回家路上,正值黄昏。经过市图书馆,落日余晖洒在它独特的弧度、切面和棱角上,蓝色的玻璃墙体折射出金色耀眼的光芒。这座方建筑像艘巨轮一样,载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驶向远方,也载着我满满的回忆。

图书馆是本市独具魅力的地标之一。我和它初识于1993年,那时我刚考上中学,小升初失利的我没有考入理想的中学,整个暑假都闷闷不乐。记得那天快开学了,我骑着自行车在罗汉路上晃悠,在那所理想中学紧闭的铁门前张望了好几天,正准备悻悻然离开时,看见了“图书馆”三个字,觉得有些新奇,就决定进去探个究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籍罗列在一排排书架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花花绿绿的书脊上还整整齐齐地贴着蓝色白色标签,每本书都有一个代码,象征着它的身份,是属于社科类,还是人文类,或者文学类,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的目光在书架上搜寻着,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书。《一个女生的日记》吸引了我,作者是肖复兴。彼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大名鼎鼎的肖复兴老师。打开书的扉页,我就被前言吸引了。原来一个叫路天琳的女生读了肖复兴写的“青春三部曲”,就将自己高中三年的日记寄给了肖复兴,希望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肖复兴连夜读完这个女生的日记,觉得她文笔流畅、富有思想,将日记略做修改,原汁原味地出版了。我在图书馆中席地而坐,一直读到太阳下山,图书馆打烊。本想借阅此书,却被告知要交100元押金,才能办读者证,而那天又没带那么多钱,只好扫兴而归。

回家后,我取出自己的零花钱数了100元放在书包里。这些都是爷爷、外公给的压岁钱,平时我是舍不得乱花的,但我对贴纸、邮票、书完全是没有抵抗力了。第二天,我兴冲冲地去办了一张蓝字白底的读者借阅证,一口气借阅了好几本书,包括那本《一个女生的日记》。因为借阅期是一个月,开学后的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便抱着书津津有味地读。那时读书真是快啊,几个晚上就能读完一

兰陵美酒郁金香



作者(左四)出席常州市政府食品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与会代表在兰陵美酒厂门楼前留影,第三排左八是作者本人。

与兰陵美酒厂的渊源。

会议9时开始,由江苏苏州酿酒厂黄福生厂长主持,全国黄酒技术协作组组长单位浙江绍兴酿酒总公司李家寿厂长致开幕词,兰陵美酒厂崔学文厂长介绍了该厂情况,对黄酒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午进行黄酒技术交流,首先由兰陵美酒

厂技术副厂长王龙祥介绍兰陵美酒的制作工艺,生产原料除大米、麦曲、黍米外,还添加了具有浓厚香味的郁金,所以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的美誉。会议第二天,以各省市为小组进行讨论,并对前期到各厂进行抽样的黄酒进行评价,评酒员都具有国家级黄酒品评资格。工作人员将各厂的

图书馆



2016年10月,作者在老图书馆门口留影。

本。古龙的武侠小说、江户乱步川的悬疑侦探小说、席绢的言情小说……只要读到一本书,我都会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然,那本《一个女生的日记》对我影响最深,我完全被书中女主奋斗不息、自律自强的性格吸引了。她被喜欢的男生拒绝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用更努力的姿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最后受一个研究猩猩的女教授的影响,考取了四川大学生物遗传系。2023年10月,有一部纪录片上映,叫《珍·道古尔的传奇一生》,我才知道影响路天琳的女教授叫珍·古道尔。她曾说过:“如果你真的想做什么事,就要不断努力,你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永远不要放弃。”于是,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也要像路天琳那样每天写日记,将来有一天将自己的文字印成铅字发表。这个习惯一直跟随着我多

年。后来,我用我的第一笔奖学金在新华书店买下了这本书,放在枕头边时翻阅它。

1999年,高考结束后,我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每天无所事事。我妈说:“你去图书馆转转呗。”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又去了图书馆。那时图书馆正好搞特价书促销活动,书市设在地下室,昏暗宽敞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本来十几、二十几元的书,打折下来才三四块钱。我像捡漏一样,在特价书市转了几天,挑了好多书扛回家。后来有一次,我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看车展,希望能从书展上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却被书展里三层外三层的拥挤、嘈杂吓退了。各大出版社都有一个摊位,书本像商品一样堆放在一个个格子间内。安静读书的人不多,大都是来集市的年轻女孩。她们在有印章的摊位前自觉排起了

长队,等着工作人员在她们的小本子上盖章。自此以后,我对书展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2003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作性质决定我必须通过全国第一大考——司法考试。本以为了参加工作就可以远离考试了,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座大山扑面而来。两次司考没有“上岸”后,我失眠了,但我却不能放弃,于是,每个周末,我都抱着厚厚一摞书,带着饭盒走进图书馆。在图书馆一楼的自习教室内,我摒除杂念,从早坐到晚,一点点啃法条,梳理知识点,中午就用图书馆提供的热水将饭泡泡凑合着吃一顿。就这样,备考60个日日夜夜后,我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

2020年3月,市图书馆从罗汉路迁址到了锦绣路,规模更大,更美观气派了。它作为文化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筑外观设计来看,以江南水乡拱桥为元素,五座拱桥相连又不紧密连接,组成了一块方盒子,扇形建筑体墙面以金属和玻璃支撑,每个弧度都恰到好处地折射出璀璨炫目的晨光和暮晖。书籍种类更多更广泛,大数据、智能化被运用到图书管理中,借书不再需要押金、办借阅证,只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借阅机自动录入书籍。还书更便捷,只需将书放在机器上,便自动扫描还书了。更方便的是,无论家在何处,只要附近有图书馆的分设点,比如秋白书苑,就可以还书。一个月内读不完的书,还可以在手机上再次续借一个月。

现在,每次走进图书馆,我都会习惯性地从一楼转到八楼,看看馆内又添置了哪些新书,翻一翻喜欢的杂志,看到那些一头扎在书山学海中的年轻脸庞,我就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浑身又注满了学习的动力。想起博尔赫斯曾说过的那句名言:如果有天堂,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吧。